皇清經解

二十
478
63

仁
478
63

門號卷

鄉黨圖考目錄

第一卷

圖譜
孔子先世圖
諸侯宮寢朝廷廟社圖
諸侯治朝燕朝圖
大門外擯介傳命圖
廟中行聘禮享禮圖
宗廟制度圖
聘用圭璋圖
孔子年譜
天子外朝圖
公門圖
廟中上擯相禮圖
廟中行私覿圖
諸侯五廟圖
享用璧琮加束帛圖

安所錢那有物

服制差等圖
冕服九章圖
衣裳圖
深衣裁布圖
深衣前圖
深衣裳孔疏訂誤圖
車輪圖二
軥衡伏兔圖
第二卷
聖蹟
先世考
始生至爲委吏乘田考
冕弁冠服所用圖
冕弁冠圖
韍佩圖
深衣裳裁布圖
深衣後圖
車輪圖一
車輿圖
席圖
母卒考
適齊反魯不仕考
去魯周遊考
附聖表
第三卷
朝聘
通考諸侯相朝聘
圭考
趨進考
聘禮執圭以前考
享禮考
學宮至適周反魯考
仕魯考
歸魯至卒考
附雜事
諸侯相朝考
擯考
聘禮通考
執圭行聘考
私覿前禮賓考

私覿考
送賓以後考
第四卷
宮室
朱子儀禮釋宮
外朝考
燕朝考
棖闑閾考
堂階考
朝制補遺
第五卷
賓退送賓考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治朝考
門考
宁考
魯宗廟考
衣服上
始制衣服考
冕考
冕服考
冕服之敬考
四代祭服之冠考
弁服考
冠考
朝服考
兼考元端服
帷裳考
第六卷
衣服下
深衣考
飾考
通考服色相稱
緇衣羔裘考
素衣麑裘考
兼考君臣諸褘裘制

黃衣狐裘考
考禓襲質文相變之異
褻裘狐貉考
絺綌考
紺緅考
寢衣考
佩考
衣服餘事
第七卷
飲食
始爲飲食考
考祖禓襲之異
裘制雜考
明衣考
褻服考
紅紫考
帶紳考
齊衰凶服考
通考飲食味調和
饌考
食考
肉考
魚考
膾考
羹考
色惡臭惡考
不時考
果實考
薑考
食禮考
賜食考
米精粗考
饐餲考
割肉考
餲敗考
腶考
醬考
失飪考
不食考
侍食考
祭食考

變食考
酒考
藥考
第八卷
器用
車通考
車輿考
車馬考
席考
第九卷
容貌
祭肉考
飲酒考
車輪考
車轅考
綏考
杖考

容通考
色容考
目容考
言容考
鞠躬考
手容考
拜考
揖考
授考
立容考
行容趨容考
升堂降等考
坐考
寢考
沐浴考
當暑考
升車考
車中考
第十卷
雜典

鄉黨考
吉月考
朝君考
君召考
視疾考
齊考
蜡祭息民考
饋問考
瞽者考
馬考
上大夫下大夫考
視朔考
侍君考
君賜考
祭於公考
家祭考
儺考
負版考
廄焚考
雉考

鄉黨圖考

圖譜

孔子世先圖

宋微子啓 殷帝乙元子周成王封之於宋
- 微仲衍 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申
  - 湯公熙 厲公鮒祀 弒湯公優 傳宋國
  - 愍公共 弟厲公 弗父何 讓國於

宋父周 世子勝 世本無此一代 正考父 宋大夫 孔父嘉 宋大夫爲華督所殺
- 木金父 祁父皐夷 世本作祁父家語作皐夷誤作睪夷 防叔 避華氏奔魯世本云爲防邑大夫
  - 伯夏 叔梁紇 爲陬邑大夫 孔子

紀歲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楚
戊戌	靈王九年	襄公午十年	叔梁公從諸侯攻偪陽縣門發抉之以出門者					
乙巳		襄公十七年	齊高厚圍臧紇于防紇至旅松叔梁公帥甲三百					

孔子年譜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圖不列蔡者蔡地已屬楚故

紀歲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楚
戊申	靈王十九年	襄公二十一年	叔梁公娶聖母顏氏聖母禱于尼邱山	夜送之而復齊師去				
己酉	靈王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闕里						
辛亥		襄公二十三年叔梁公卒殯于五父之衢						

		莊公光十五年薨	獻公衎二十五年薨	平公彪十四年	簡公王十七年	哀公溺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子生于尼邱	康王壬昭八年	
						公剽七年	十四年	

	孔子三歲								
甲寅	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六歲戲陳俎豆								
丁巳	景王元年孔子九歲	襄公二十九年							
己未	襄公三十一年薨于野卒公子稠立孔子十一歲								
庚申	昭公稠元年孔子十								

	二歲								
丁卯	昭公八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								
戊辰	昭公九年孔子二十歲爲委吏子鯉生								
己巳	昭公十年孔子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庚午	昭公十一年孔子二十二歲始教闕里								

壬申	甲戌	丙子	辛巳
昭公十三年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啓父墓合葬于防	昭公十五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	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	景王崩王室亂
昭公十三年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啓父墓合葬于防	昭公十五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	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	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三歲

壬午	癸未	甲申
敬王元年孔子三十四歲	孔子至周問禮訪樂	
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四歲	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孟僖子卒屬子學禮孔子適周反魯	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適齊
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四歲	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孟僖子卒屬子學禮孔子適周反魯	景公卄五年奔齊臼三十一年孔子至齊

庚子	辛丑
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二歲陽虎奔齊公山弗擾召卒不往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	定公十年孔子五十三歲爲司空進位爲司寇公與齊侯會夾谷萊兵歸谷孔子相魯汶陽田齊人來歸汶陽田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侯會夾谷孔子郈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在齊反魯	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孔子反魯			

辛卯	壬辰	癸巳
昭公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孔子四十三歲	定公宋元年孔子四十四歲	定公八年孔子五十一歲陽虎叛

癸卯	甲辰
定公十二年景公五十五歲行魯女樂季孫三月不違墮郈墮費墮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
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致粟六萬居衛十月去衛過匡畏於匡過蒲仍反衛	

乙巳	丙午	丁未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七歲在衛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	定公十五年夔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哀公蔣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適衛
靈公三十九年孔子在衛見南曼二五年子去衛過宋適陳		孔子自陳至衛將適晉自河而反仍居衛
宋景公頭五年孔子在陳		
鄭聲公勝六年孔子自鄭至陳	孔子在陳	孔子在陳陳被寇去陳過蒲適衛
陳閔公越		

戊申	己酉	庚戌
哀公二年 孔子六十 歲去衛適 陳	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 一歲在陳 季桓子卒 康子召冉 求	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 二歲自陳 遷蔡
靈公四十 一年孔子 在衛問陳 禮貌衰孔 子去衛靈 公卒		
閔公九年 孔子自衛 至陳	孔子在陳 魯召冉求 孔子有歸 與之歎	孔子自陳 遷蔡絕糧 一十 於陳蔡之 五年 間
		陬於 孔子

辛亥	壬子
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 三歲在楚 之蔡地	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 四歲孔子 往反於蔡 葉自楚反 衛
	衛出公輒 四年孔子 至楚至衛 時世子蒯 聵在戚孔 子居衛數 月
陳之蒯 孔子 在蔡 地	孔子 至葉 反蔡 子西 沮書 社之 封昭 王卒 孔子 去楚 適衛

丙辰	丁巳	戊午
哀公十年孔子六十八歲在衛幷官氏卒	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九歲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有功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
		出公十一年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己未	庚申	壬戌
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		敬王四十一年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七十二歲請討陳恆	哀公十四陳恆弒簡公孔子請討	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子路死衛孔悝之難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誄之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劫孔悝子路死其難

廟社總圖

次舍

世婦所居寢　諸嬪御所居寢　夫人小寢　小寢

正寢　君小寢□　府庫及在內諸官宮室　寢

中堂　西房　東房　東箱　西箱　戶　牖　西階　內朝門　路寢庭有碑　東塾　西塾　朝門　觀門

在內諸官府宮室

社壇　稷壇

次舍

諸侯宮寢圖

宮隅

次舍　諸次舍皆守夜者所居

世婦所居寢　諸嬪御所居寢　夫人小寢　小寢

夫人　君小寢□　府庫及在內諸官府宮室　寢

北堂　東房　東箱　戶　牖　室中　阼階　路寢庭有碑　東塾　路

宁　治事府宮　雉　庫　外朝門　觀門

始祖廟謂之祧　左昭廟　右穆廟　左昭廟　右穆廟

廟門　隔牆　廟門　隔牆　廟門　隔牆　廟門　隔牆　廟門　隔牆

亦曰亳社　勝國之社稷

次舍

天子外朝圖

庫門

王位

外朝之地平時臣民皆可往來以鄭康成朝士注爲正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棘 棘 棘 棘 棘 棘 棘 棘 棘
孤 孤 卿 卿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小司寇正位以救進所詢者
面問詢國危
詢國遷
詢立君

嘉平罷民
肺石達窮民

大夫 大夫 大夫
棘 棘 棘
百姓朋長 百姓朋長 百姓朋長

大夫 大夫 大夫
棘 棘 棘
百姓朋長 百姓朋長 百姓朋長

門 皐 路鼓在焉

諸侯外朝亦在庫門外制度亦無考蓋亦倣此未必有三槐九棘

諸侯治朝燕朝圖

議政事在內朝燕羣臣會宗族亦在內朝

如因公族事親內朝論齒不論官齒尊者在卿位君視朝訖入路寢臣各治事議政則入內朝

東夾 東堂下 序東
箱 東坫 堂內 階七等 卿 卿 卿
有室
楹
內朝之位
君位堂
左右有房
楹
西夾 西堂下 西序
箱 西坫 堂內
有室

西階 臣升降由西階

路寢庭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亦曰虎門

路門 君出入背由此 宁

君位之朝 治朝之位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卿 卿 卿

諸侯入門右塾

諸侯入門左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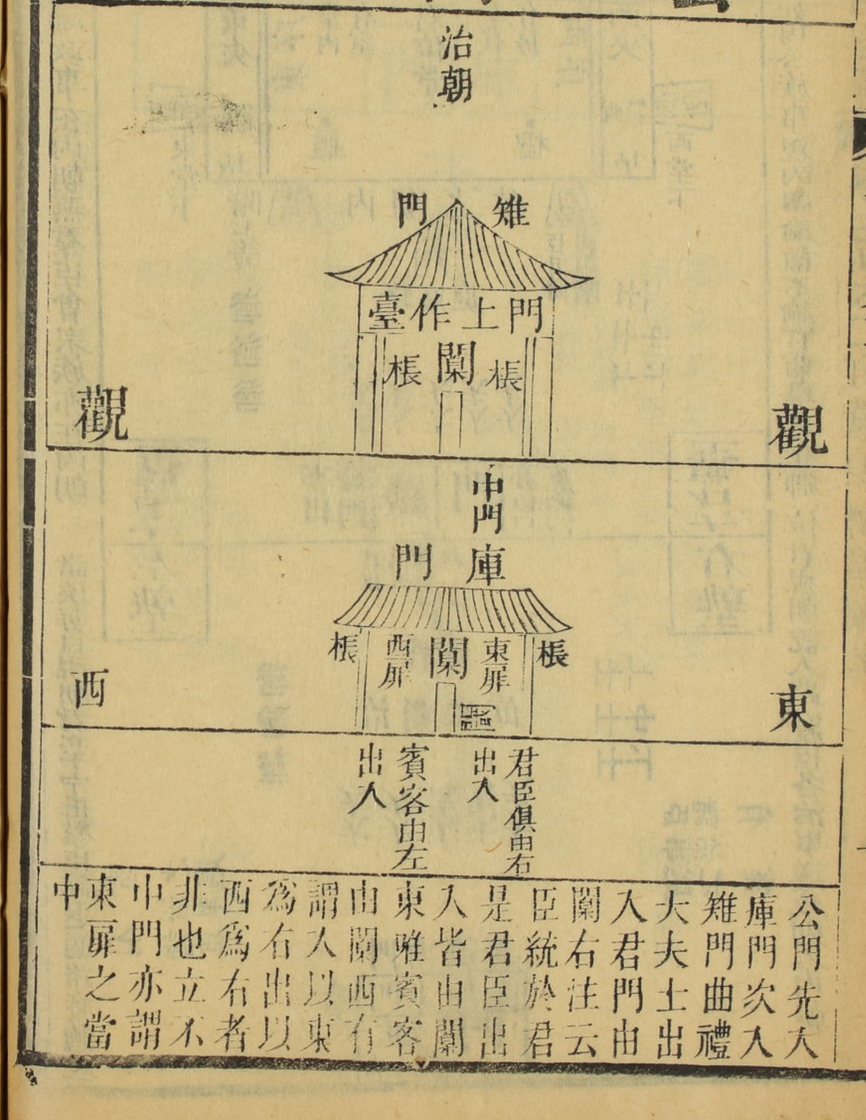
君視朝訖入路寢臣各治事議政之處

有事之處

門內上設作屏 公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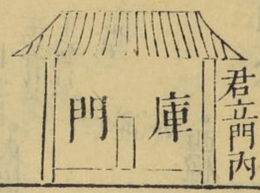
門 雉門 左屏 由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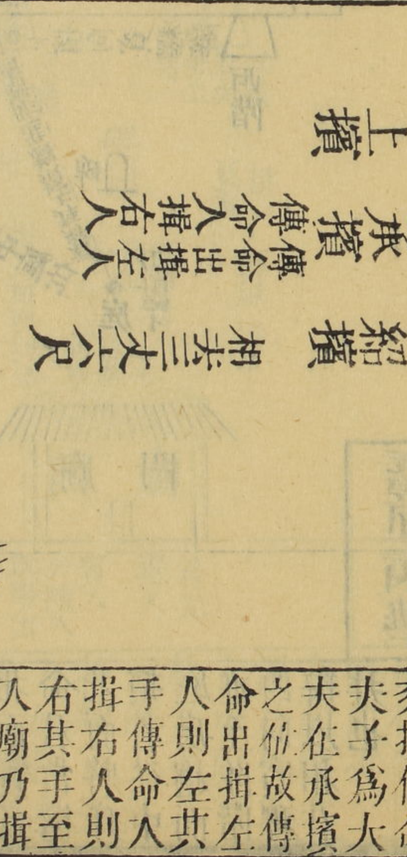
公門圖



公門先大庫門次入雉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注云臣統於君是君臣出入皆由閾東雖賓客由閾西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非也立不中門亦謂東扉之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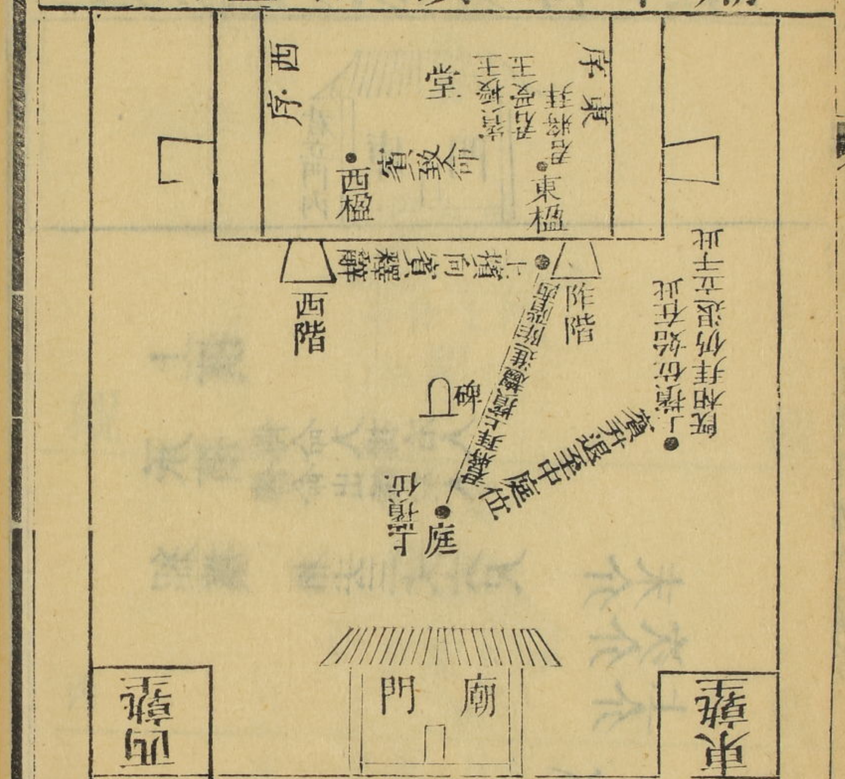
大門外擯介傳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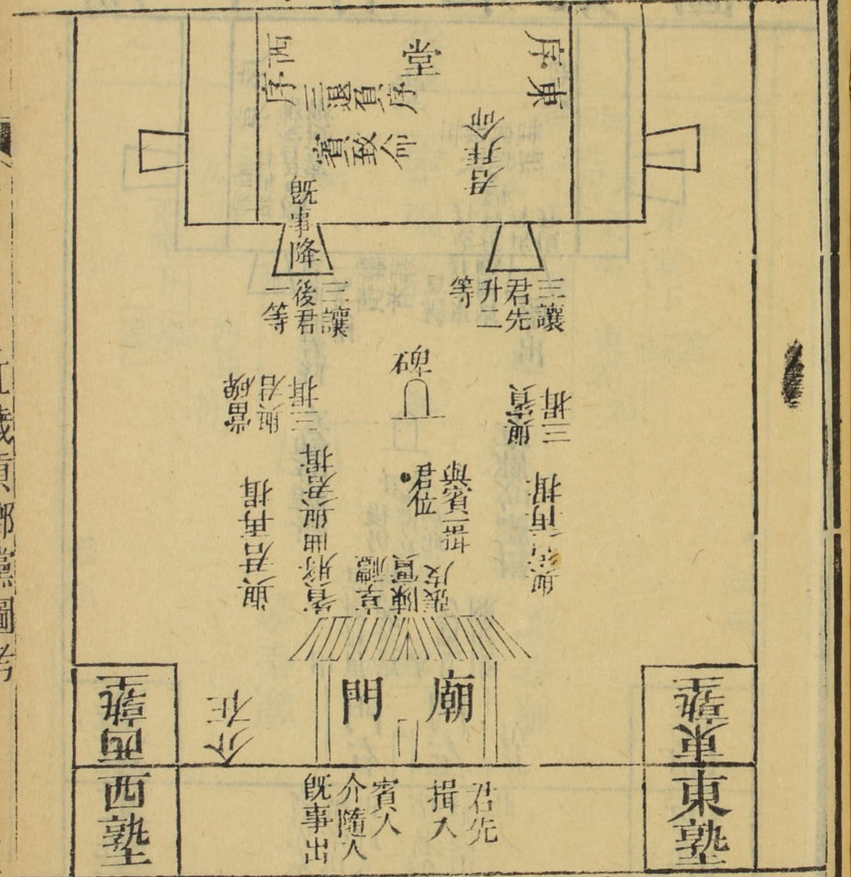
賓雖大夫當時亦甲交擯傳命夫子爲大夫在承擯之位故傳命出揖左入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入則右其手至入廟乃揖上擯也

廟中上擯相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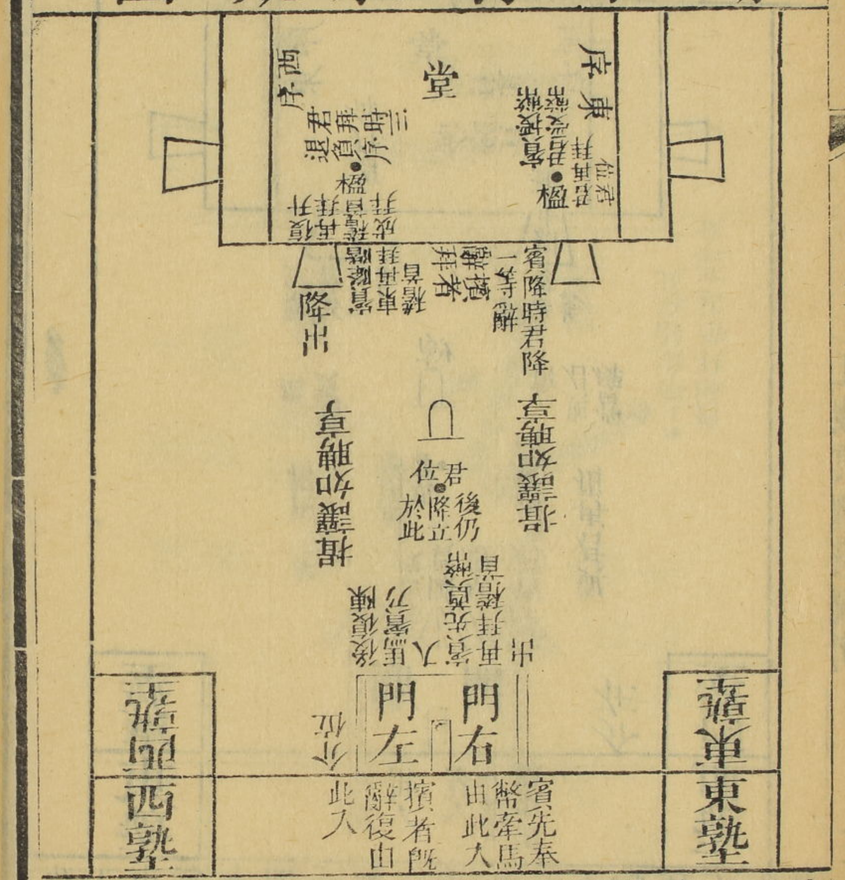


此夫子攝上擯廟中趨進相禮時始位須東塾賓升退至中庭北面賓致命君當楹北面將拜擯者從中庭疾趨而進至阼階西向賓釋辭以相君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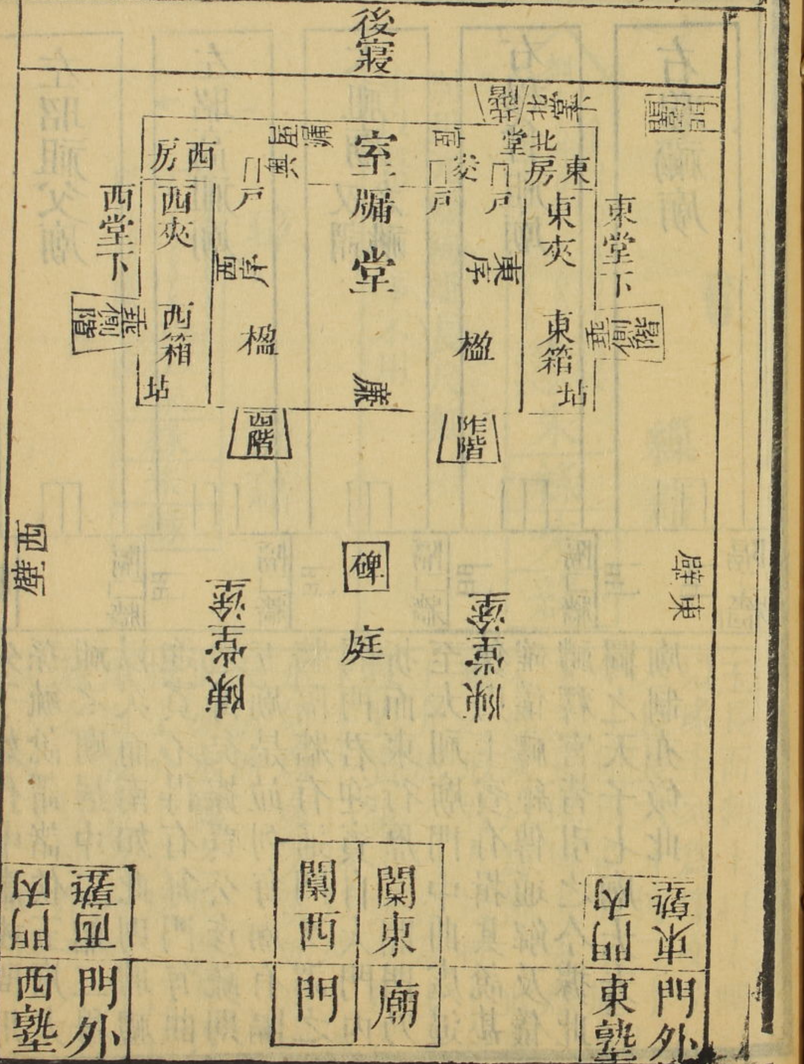
廟中行聘禮享禮圖


堂
西序
賓致命
君拜命
既事降
三讓後君一等
三讓君先升二等
三揖
三揖
賓辭玉
君辭玉
碑
碑
賓入門左
賓奉束帛
賓奉圭
賓奉束帛
賓奉圭
賓奉束帛
賓奉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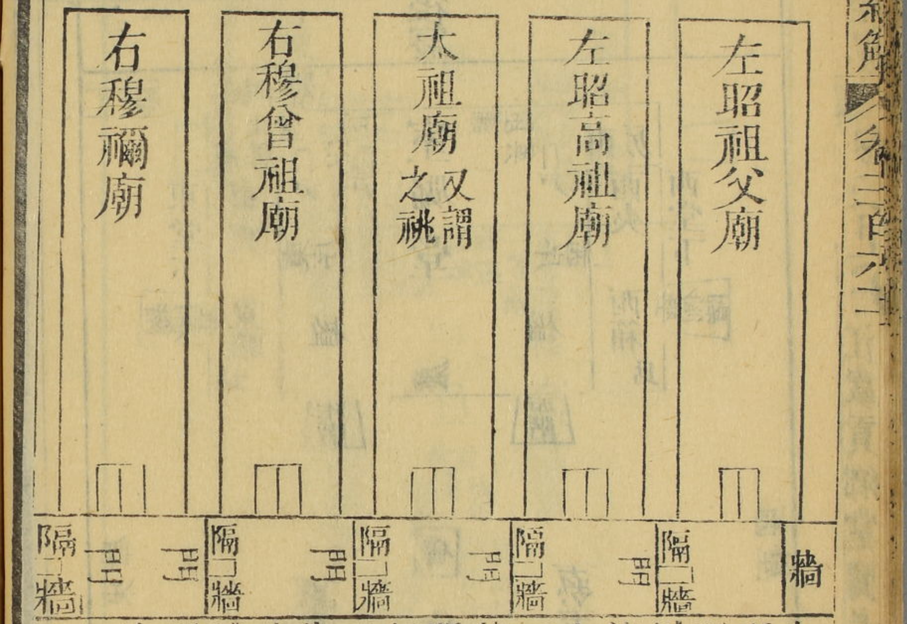
廟中行私覿圖



宗廟制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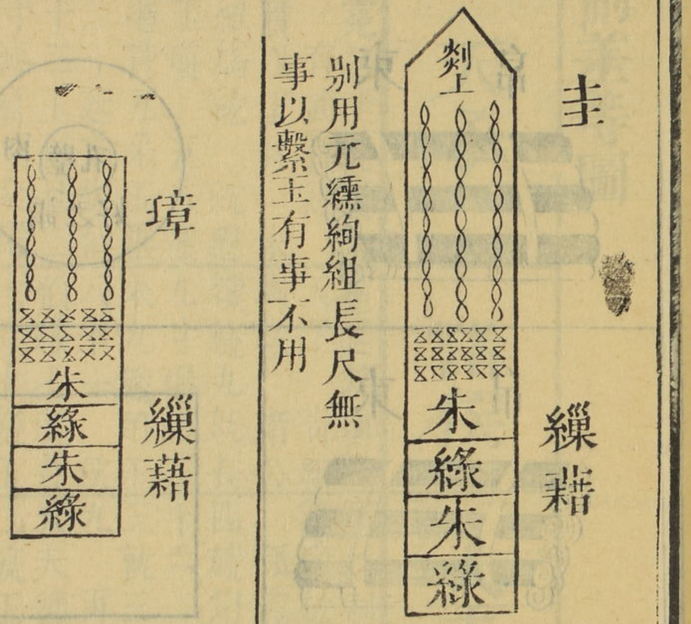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圖



朱子始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謂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據賈公彥疏則五廟是竝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門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儀禮經傳通解及儀禮釋宮皆引之今據此圖之天子七廟大夫三廟制亦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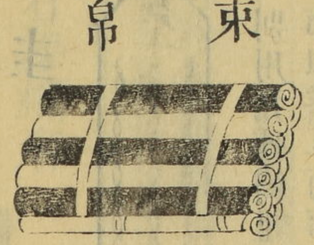
聘用圭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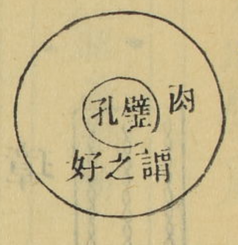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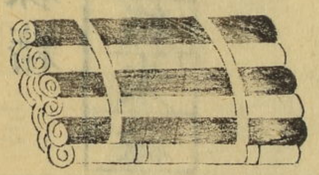
別用元纁絢組長尺無事以繫圭有事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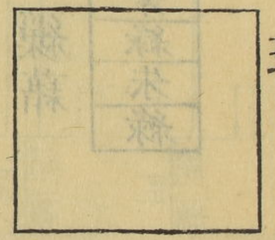
玉長而劗上曰圭聘天以琢圭刻爲琢文侯伯之臣長六寸博二寸厚半寸繅用韋衣木版如圭之長與博畫朱綠二采再就以爲飾此亞繅之形賈人以授上介上介屈之以繅藉圭而授賓賓併圭與繅執之玉半圭曰璋以聘夫人亦刻爲琢文繅如璋之長與博此亦亞繅之形賈人以授上介上介屈之以藉璋而授賓賓併璋與繅執之以繅藉玉不用束帛故曰圭璋特達圭璋後皆還之

享用璧琮加束帛圖









玉圓而肉倍好謂之璧享君用璧加璧於束帛之上執之

玉方曰琮享夫人用琮亦加琮於束帛之上執之

帛爲璧色縮十端爲束一端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上下各五卷三元二纁各加璧琮於其上執之

服制差等圖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庶人
冕延上元裏朱有武有紐天子青組紘繅玉十二就用玉一百四十四鷩冕九旒九寸五旒玉之大夫冕而變冕爲冔	冕延筓填同冕延制同弁			

冕

冕延上元裏朱有武有紐天子青組紘繅玉十二就用玉一百四十四鷩冕九旒九寸五旒玉之大夫冕而變冕爲冔

冕延筓填同冕延制同弁

冕延筓填同天子青組紘無考

冕延制同

弁

朱爲紘繅玉十二就用玉一百四十男繅五就長二采一命

緇布冠

緇布冠

緇布冠

緇布冠

緇爲紘繅四就

緇爲紘繅九就長四旒用玉一

緇爲紘繅九就長四旒用玉一

緇爲紘繅七就長大夫繅再就

緇爲紘繅七就長大夫繅再就

緇爲紘繅五就長二采一命

緇爲紘繅五就長二采一命

緇爲紘繅三就三旒玉

緇爲紘繅三就三旒玉

緇爲紘繅三就三旒玉

冕		
就玉一百八毳二十五冕七旒七就玉八寸四希冕五旒五就玉六十元冕三旒三就玉三十六大裘冕無旒	無旒	
衮冕九章其衣五章一曰龍有升有降二曰山升龍侯伯鷩三曰華蟲四曰冕七章子男火五曰宗彝畫毳冕五章虎蜼皆畫以爲繢其裳四章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鷩冕七章衣華	公衮冕九章王之三公毳冕五章一曰龍有但有降龍無冕有孤之國升有降二曰山升龍侯伯鷩其孤絺冕卿三曰華蟲四曰冕七章子男大夫元冕無火五曰宗彝畫毳冕五章虎蜼皆畫以爲繢其裳四章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鷩冕七章衣華	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

服					
火宗彝裳同衮毳冕五章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希冕三章衣粉米裳黼黻元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					
韍					
赤韍純朱畫龍火山	有素爵弁				
	始受命者之爵弁服				
		始受命服之冠弁服			
			緇衣纁裳		
				三命再命赤韍一命縕韍畫山	以緅色之布覆板有武有舁有縮組紘
					絳色染韋亦名縕韍
韎韐					

皮弁服	皮弁	以白鹿皮爲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以象骨爲邸玉笄玉瑱朱紘
	衣素積爲裳	十五升白布爲衣裳制同
	韠	素韋爲韠
韋弁服	韋弁	以赤韋爲弁玉飾同皮弁
	裳	兵事赤韋爲衣兵事制同
	韠	素韠
爵弁服	爵弁	爵頭赤而微黑如爵頭色
	衣	纁衣
	裳	純衣
	韠	赤韠
冠弁服	冠弁	以黑繒爲冠制同爵弁
	衣	玄衣
	裳	黑裳
	韠	黑韠
玄端服	玄端	玄端者玄衣而裳前三幅後四幅上下皆正幅
	韠	素韠
緇衣	緇衣	緇衣者緇布衣素裳
	韠	素韠
元冠	元冠	以黑繒爲冠梁冠制同丹組纓廣二寸又以黑繒爲武冠屬于武其畢向內縫之冠梁古用繒今用布縫周用橫縫辟殷曰積無數朱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委貌周曰委貌其餘爲緌
	衣	青衣制同丹組纓
	裳	纁裳制同當用冠制同綦組纓
朝服	朝服	十五升布衣積縞布衣素裳素以爲裳用之視朝田獵亦曰冠弁服首服元冠弁者冠之通名
	韠	素韋爲韠
	衣	素韠
	裳	衣裳制同
	韠	素韠

	緇冠	深衣	韠	元端
天子			朱韋爲韠	緇布衣朱裳首服元端
諸侯			亦朱韠	同天子
大夫	緇布衣素裳大夫已上衣制用侈袂		素韋爲韠	緇布衣素裳幅不侈袂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士	緇布衣用正幅不侈袂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爵色韋爲韠	
庶人		以深衣爲吉服		

白布爲衣別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當旁者名衽裳與衣相連左右鉤邊續綴始冠之既冠不用

以緇布爲冠著之既冠不用

大夫無冠禮別有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之謂始冠初加著之緇之既冠不用撮

冕弁冠服所用圖

冕服

弁服

冠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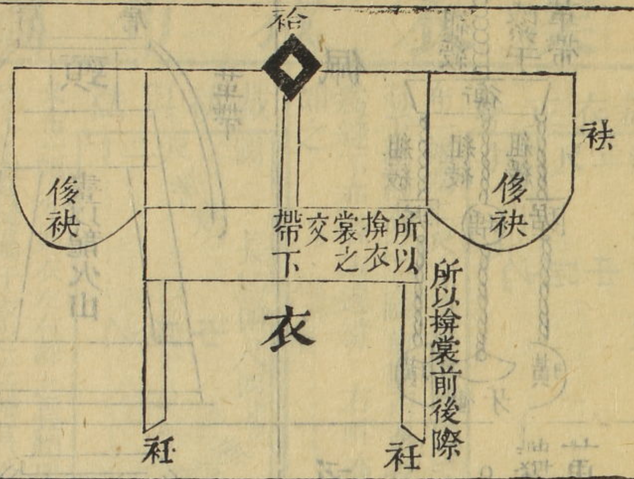
天子	諸侯
大裘冕祀天 衮冕以祀先王 鷩冕享先王 毳冕享先公 絺冕饗射 玄冕祀四方	以冕祭宗廟 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 公侯伯鷩子男毳冕以朝天子 以冕迎親
望山川 希冕祭穆五祀 元冕祭羣小祀 又以元冕朝日聽朔	以素爵弁服哭諸侯 以冠弁服田獵 以皮弁服視朝 以韋弁服即戎
始命爵弁服 以皮弁服聽朔 又以皮弁服相朝 又以皮弁服燕羣臣 以元端服燕居 夕深衣祭牢肉	以冠弁服田獵 以元冠朝服視朝 朝服以食 以元端服燕居 夕深衣祭牢肉
以元冕祭宗廟 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 公侯伯鷩子男毳冕以朝天子 以元弁服接聘賓	以元冕祭宗廟 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 公侯伯鷩子男毳冕以朝天子 以元弁服接聘賓

冕服九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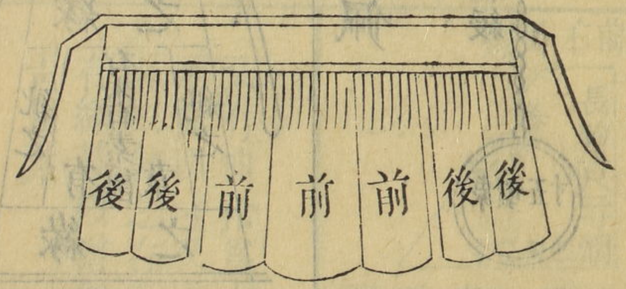


士	大夫
	天子三公毳冕　有王朝公卿大夫皆以孤之國其孤絺冕卿皮弁服從王視朝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列國卿大夫皆以皮弁服從君視朔　大夫元冕　以卿絺冕大夫元冕　服自祭家廟　以皆以助君祭　如君　大元端服視私朝　以祭服元冕則孤卿大夫以爵弁服自祭家廟　夫皆服元冕　王朝　夫以皮弁服聘　孤深衣夕又以燕居公卿大夫皆以元冕　卿以韋弁歸饔餼服從王視朔
王朝士及列國士皆以爵弁服助祭　王朝士以皮弁服從王視朝　列國士以皮弁服視朔　弁服從君視朔　以爵弁服親迎	列國之士朝服以朝　又以朝服自祭家廟　以元端服視私朝　以深衣夕又以燕居　列國卿大夫皆朝服以朝　又以朝

衣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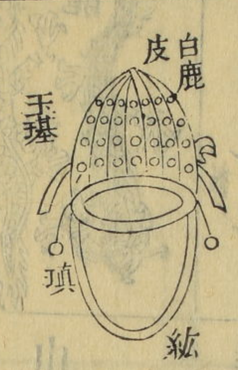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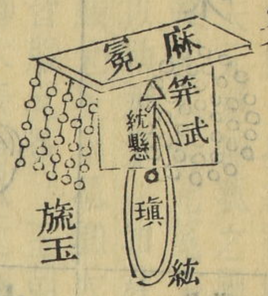
帷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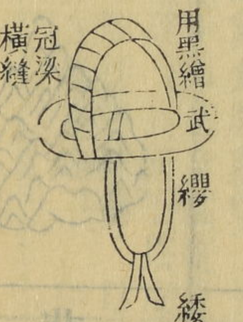


朝祭服及喪服皆衣與裳殊大夫以上侈袂士元端服衣袂皆用正幅不侈袂而狹其袪帶下及衽見儀禮喪服帷裳七幅皆用正幅前三後四喪服每幅三辟積朝祭服辟積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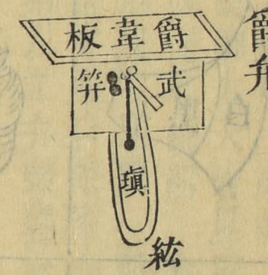
冕弁冠圖







元冠



冕弁冠制俱詳見第五卷冕圖其五旒者皮弁圖其玉瑱五者孔子爲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弁無玉瑱飾

古冠制本如此冠梁上古用布縫三辟積周改用橫縫辟積無數

深衣裁布圖

裁衣正身　長約四尺四寸　闊二尺二寸

裁袂與袪　闊二尺　長約四尺四寸　中屈之　兩邊漸殺

裁前右襟　闊二尺二寸　長約二尺二寸　漸殺之

布一幅闊二尺二寸長約四尺四寸而下垂爲衣之左畔前後兩邊各去一寸爲縫下亦各去邊縫　右畔布幅亦如之

又布一幅亦如衣左右畔之長闊中屈之皆各去邊縫屬于衣之左幅其外漸殺之以爲左袂袂之口爲袪徑一尺二寸兩面二尺四寸　右袂與袪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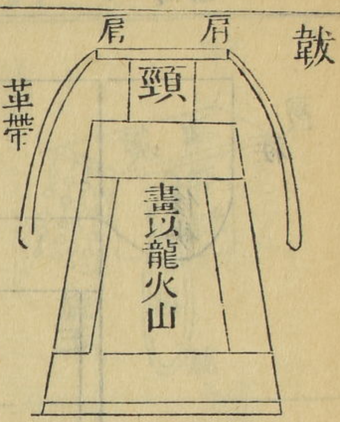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爲右前之外襟

家禮衣以二幅中屈爲四幅右前無此外襟其何以掩內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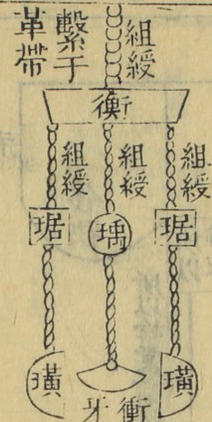
又有曲裣爲衣領廣二寸兩面四寸又衣之右邊與兩袪裳之右旁及下邊皆有緣蓋以繒爲之用繒用青用素

韠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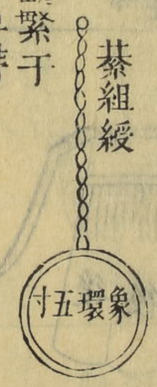
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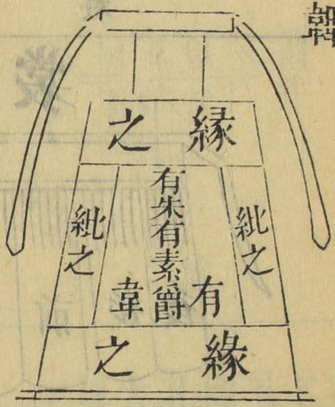
佩



孔子佩



韠



祭服謂之韍以赤韋爲之有龍火山之降殺士曰韠韐朝服謂之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爲元端服之韠朝服皆素韠

佩制大約如此舊圖有小珠恐組綬不能貫故去之

深衣裁裳布圖

裁裳前襟一尺一寸　裁裳後裾一尺一寸

正裁之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

布一幅正裁爲兩幅上下皆濶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濶九寸凡用布四幅裁爲八幅各去邊縫八幅上下皆濶七尺二寸爲裳之前後

裁裳衽

三尺

斜裁之

三尺

布一幅交解爲兩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兩邊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凡用布二幅裁爲四幅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爲兩旁之衽

裁鉤邊

鉤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布各去邊縫其斜殺一邊連綴于布後衽上頭狹處縫著於衣之右內襟以掩裳際

附帷裳之衽

小要附小要形

此朝祭服及喪服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以掩帷裳之際

棺上合縫之木謂之小要亦名爲衽上半殺而下似帷裳之衽下半殺而上似深衣之衽

深衣前圖

曲袷廣二寸

祛尺二寸

袂

祛

袂

祛

裳尺二寸連倒後尺二寸

此邊前後縫合之所謂續衽

裳無辟積衽必邪裁所謂非帷裳必殺之

此邊兩衽不會縫別有曲裾連後衽其上端連於衣之內襟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所謂鉤邊

前襟

四幅

皆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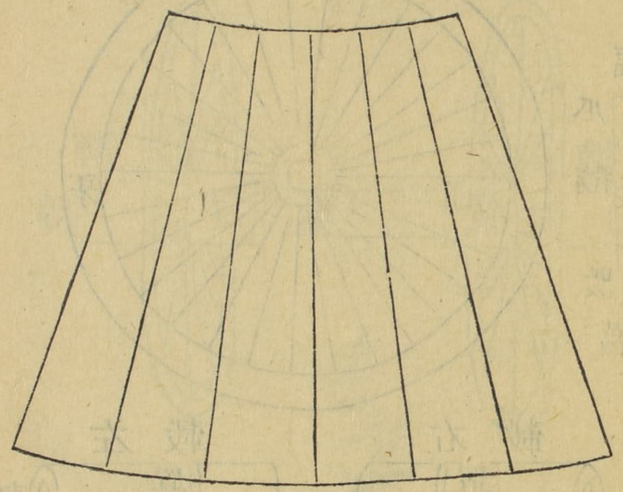
縫之

右衽

左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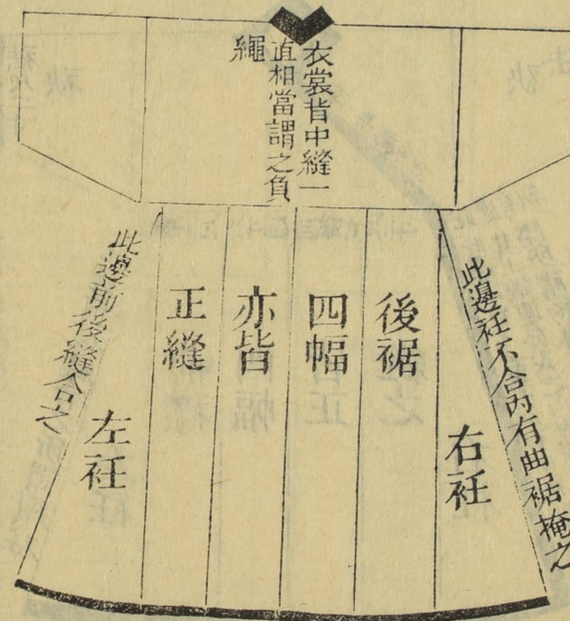
下裳倍要圍前後各四尺二寸

深衣裳孔疏訂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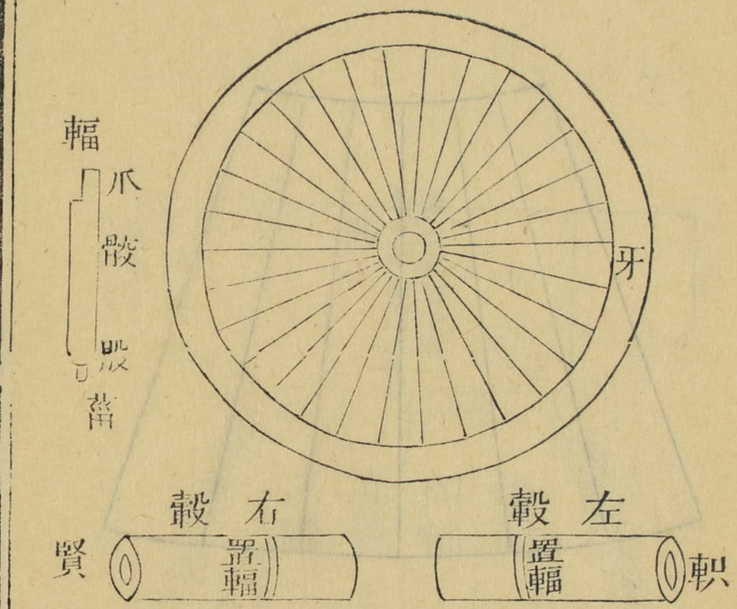


孔氏玉藻疏謂布六幅交解爲十二幅狹頭八寸寬頭一尺四寸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縫合之則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非法服之制又誤謂裳幅皆名衽與經文衽當旁不相應亦與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之解不合家禮遂承其誤幷續衽鉤邊之制釋者亦失之今正其誤

深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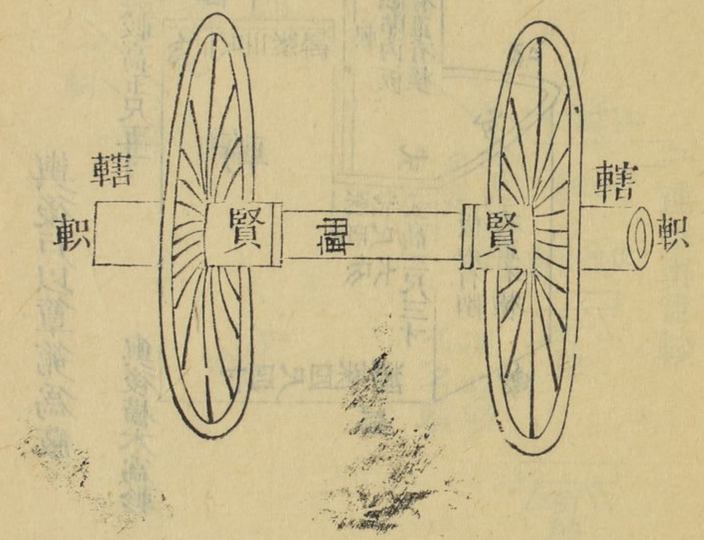


車輪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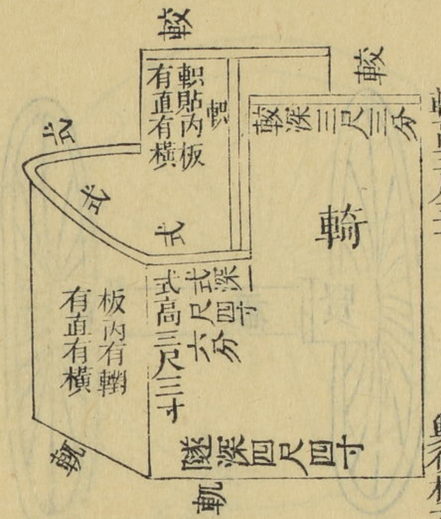
行地者爲輪輪之輞爲牙輪之中中虛而貫軸外以持輻者爲轂一輪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日牙漆之踐地一寸不漆兵車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有奇內之金穿爲賢外之金穿爲軹壺中謂之藪輻近轂稍大者爲股近牙稍細者爲爪入轂處爲畐大牙處爲爪爪用遷筍缺邊向外則輪向外箄謂之綆

車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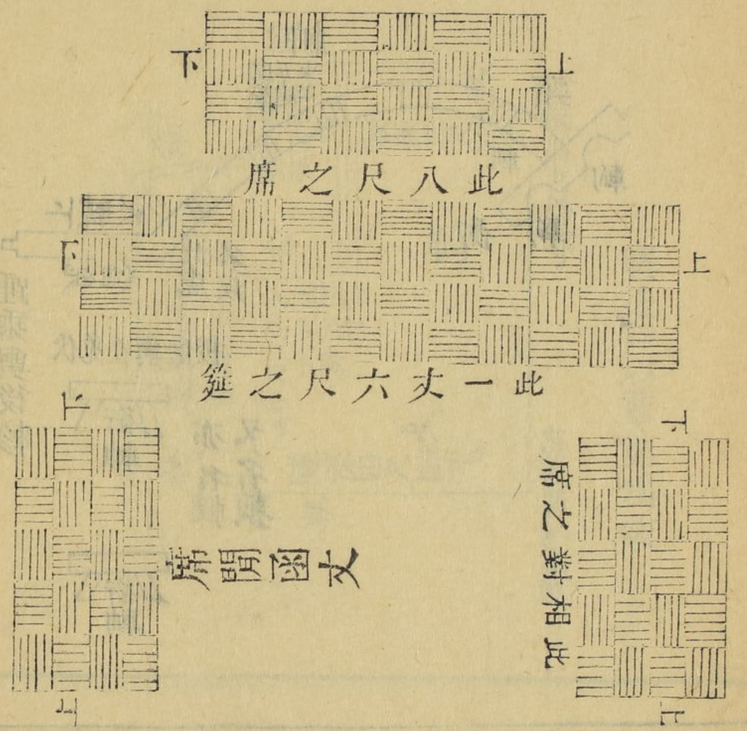


以輪貫入兩輪兩端以轄鍵之加轄于軸上輿底有兩伏兔以乂銜軸則輿不動又以軜加軸上其尾入輿後軫木有鐵固之因駕馬而輪行

車輿圖


較
較高五尺五寸
較
軫
軫
軫

席圖



常坐之席以蒲及萑細葦爲萑以緇布緣邊有首尾廣三尺三寸有奇長八尺羣居可並坐四人公食大夫禮饌多設長筵一丈六尺講問設相對之席席間容三席之地爲函丈

卷終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二　學海堂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先世考

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當作愍公共及襄當作煬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此處有誤

按史記宋世家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弗父何何之弟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譙周徐廣俱云鮒一作魴方祀卽魴祀弗父何與魴祀俱湣公子而云熙生誤矣昭七年左傳正義引家語本生篇云宋湣

公熙生弗父何則與今本不同其言湣公是也湣公名共而云熙蓋家語傳寫各有誤耳

又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世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爲氏族○〈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之六反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音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恭鼎考父廟之鼎俯共於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乃反何爲首○〈商頌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是以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疏〉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大師校定眞僞是從大師而得之也

按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

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無世子勝一代杜注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不從世本也

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

弒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開也開謂打禦也

按聖師之所以爲孔氏實由孔父嘉始孔父字也嘉名也後世以字爲氏本姓解存二說一謂五世親盡一謂生時所賜號後說爲勝春秋時有身後賜族者亦有生時即稱氏族者孔父嘉猶之華父督嘉之後爲孔氏猶之督之後爲華氏也孔氏之先有弗父正考父皆不爲氏者未賜族猶之華父督之父爲好父說亦未賜族至華督而後賜族也嘉之字孔父猶之鄭大夫公子嘉字子孔也此事本無可疑春秋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不稱孔嘉而稱孔父者春秋之初猶有命大夫夫命大夫書字不名鄭大夫祭仲名足經書宋人執鄭祭仲是其例也杜是意欲深貶孔父乃謂孔父爲名嘉爲字傳稱華父督孔父嘉何以督爲名而嘉獨爲字乎且杜氏謂孔父爲名者謂兩字乎一字乎如以孔父兩字爲名則名主於孔周人以諱事神必不以其先人之名爲氏如以父之一字爲名則春秋時名連父字者多未有以父之一字爲名者也孔氏穎達正義强爲之說云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又云父既是名孔則爲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傳稱督攻孔氏便文耳或

是當時已賜氏亦未可知謂孔父先世已氏孔何所據乎唐啖助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字多孔此說甚當後人疑君名臣不當書字此亦不然諸侯卒及彼弒本當書名命大夫本當書字各不相妨史氏屬辭與尋常稱謂君前臣名者不同不必以此爲疑穀梁又存或說云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此則眞不可通矣

本姓解　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當作皐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恨發反）

按左傳疏引家語本姓篇作皐夷睪者皐字之誤也又按商頌孔疏引世本云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

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名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此有祁父而無梁夷蓋
祁父卽梁夷之字也防叔爲孔父會孫其避華氏之禍
非謂桓二年華督殺孔父之時也莊十二年督爲南宮
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爲强族防叔爲華氏所偪後來事
耳杜氏因年世不相當謂孔父之子奔魯臆言之無所
據也防叔奔魯當以家語世本爲是防叔爲防大夫魯
有東西二防此當爲東防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也

左傳襄十年　伐偪陽闔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音懸門發
耶側留反　人紇抉古穴反之以出門者注偪陽妘姓國門者諸侯之
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伸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
筆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疏縣門編版如門施
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
呼爲某人孔子父字叔梁〇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師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穿窬齊
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注耶叔紇叔梁紇三子與臧紇共在防
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按此二事皆見孔子父之勇所謂武力絕倫者也

始生至爲委吏乘田考

本姓解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
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按孔子父居尼邱山麓與顏氏同里二
族相距二三里顏氏當有姓襄十九年

傳云齊侯娶于魯曰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問三女曰
顏氏姬則顏氏姬姓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問三女曰
陬大夫雖父祖爲士按如世本說則防　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
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
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所謂野合者以年不相若也○檀弓二
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檀弓疏引家語云叔梁統年
餘七十無妻今家語無此文
懼不時有男而私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閩里
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
而爲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生之夕有二
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
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定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
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者非
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何公穀之學何以
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
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
歷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
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
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
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

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
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
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
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但生年既參差後敘事
有年可考者但紀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
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云
故鄒城在鄒縣界內其實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
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
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
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於防原
本有葬於防三字今刪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語十九歲娶宋之
幵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
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
爲季氏史料量平索隱曰有本作委吏趙岐曰主委積倉庫之吏嘗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謂爲犧養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與杙同蓋繫
母卒考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
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

曼（去聲）萬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按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邃人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左傳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據定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似括地志謂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五父衢即在城內衢旁有空地可殯棺當亦有之因少孤不得其詳（年少或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如今人有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鄭氏破愼爲引無義理）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耶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耶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殯耶是以其役是）蓋殯也當在問於耶曼父之母大夫而耶人親其役以曼父之母得其詳

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又）孔子曰衞人之祔（音附）也離之有以開其中也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家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

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開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禮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也（家語此下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夫）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注）墓謂兆域古謂殷時也上之反高者曰墳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修虞事門人言所以遲者以修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

按孔子一生從周從殷皆斟酌古今而爲之若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能然周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尙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之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邱封之制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而修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漬門人卽時修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問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修墓蓋古所以不修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修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有深意存其間也此

章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脩墓爲起訖記者意在殷周從違之間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眞爲不能謹於送終大事非尋常之過矣先儒疑少孤章并疑及此章皆不可不詳論

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謂先十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遠日琴以手笙歌以氣

學官適周反魯考

左傳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郯國名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注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黃帝軒轅

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厤正之官元鳥燕也以春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鶺鴒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厤正之屬官祝鳩鵓鳩也鵓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鳴鳩王鳩也鷩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鴡鳩鶻鶻也鴡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鷹猛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鶻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雉有五種

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暈雉夷平也扈有九種春扈領鴂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側百反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鶅鶅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於是伸尼年二十八以生己酉數之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云聖人無常師學官益至賓館學之不○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必適郯也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窅然高望而遠眺焉窅何視貌曰邱迫得其爲人矣近一作皇

黯黑貌徒感反而黑頎長貌音旗然長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也望羊視遠也奄有四方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
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仲孫貜病不
能相禮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之僖子爲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
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見前　臧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
子可則效已矣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僖子卒時孔
子年三十五亦生已西數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按史記不考儒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此傳爲終言之而
敘此事於十七歲誤甚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
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好禮汝必師之今將適
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
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至周

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

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閒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又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老聃老子萇宏周大夫

按問禮老聃曾子問篇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慾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哉即老子猶龍之譽疑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辭今皆不錄訪樂萇宏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有吾聞諸萇宏之言

又感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孔子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流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綱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又〕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脇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又〕白周反魯道爾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白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適齊反魯不仕考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世家叙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爲

按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適齊三十五歲當昭公二十五年奔齊

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聘紀年前此無

適齊之事昭二十二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不

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而家語正論解謂孔

子在齊非也年譜於三十一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

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廩邱三十三

歲在齊對釐王廟災蓋因史記而誤也世家叙事錯謬

既以適周事敘於昭二十年之前又於昭二十年云孔

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秦穆公所以霸

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譜遂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考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家語亦載此事今並削之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此也○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音僖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臺榭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姑載之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爲之說何耶且億中之事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豈以此炫明於君前疑後人因在陳聞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爲此耳

又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跳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又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

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敘羵羊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興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年譜遂敘宰中都於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仕之時且陽虎塗中之語又何爲也今削救與璠事而敘宰中都於定九年乃得其實

史記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孔子不仕

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又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按不狃與陽虎也集注謂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集注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爲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此年爲中都宰矣

仕魯考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曰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魯孟孫爲司空此此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按世家敘宰中都于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爲司空司寇在十年皆驟遷

左傳定元年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道南闕曾晕公墓所在季孫意如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家

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在今萊蕪縣　孔邱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靈公滅萊其民播流在此　齊侯從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劒楯發鼓譟而至　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僞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郤萊兵對載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義勇不可當矣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史記景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春秋〉定十年　齊人

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音陛獄也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斷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于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誣其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

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家語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

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牖裘而韠韠蔽膝也皮弁服無戾戾罪也韠之麛裘而韠素衣麑裘素韠投之無郵郵過也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裘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大夫冕服一章假裘衣言之耳

去魯周遊考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作舞容璇注舞曲名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近郊地名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讐由

按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且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諸秕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

琴操孔子去魯作歌曰子欲望魯分龜山蔽之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史記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史記謂有譖孔子者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以兵杖劫之孔子恐得罪而去不足信將適陳過匡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

也謂昔所破攻（缺破之處）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闕里誌云龍顙虎口河目海口反羽虎鼻牛眼龜背鶴形參肩豹頸面如蒙俱拘焉○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按匡圍從史記解圍從家語史記謂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謬甚此時豈有甯武子

史記去即過蒲（今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按此當在定十四年○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琤（音求）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猶翱翔）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莊子言伐檀於宋卽此）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十五年恐不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定十四則此當是十四年又年表宋世家孔

子過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則又不合疑三年在陳非過宋時

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竝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舊解爲有喪家之狗不見飲食纍然不得意今按喪當讀去聲言周遊四方若失家之狗無所歸也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按孟子言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而史記陳湣公名越所記異也據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郠子銕玉之事五年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言之也史記云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會稽皆哀公元年丁未事

又吳代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魯語家語皆作汪芒氏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即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按此事魯語家語皆載皆言吳使使來聘且問史記與贊羊事類敘於定五年今據越棲會稽在哀元年移於

此

又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楛木名）石砮以石爲鏃矢長尺有咫（長尺八寸）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史記作湣公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卽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強更伐陳是時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

朱子辯之說見後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曰吾亦闘而死闘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莊子言創迹於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間史記此下云孔子行又叙佛肸荷簣事然則夫子是時猶未行

又佛肸爲中牟宰（中牟城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丘聞之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孔叢子作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養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史記反乎衛主遷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

往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按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

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

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
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
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
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
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
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今南陽府葉縣　按哀四年
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
六年傳云葉公在蔡益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
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
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今絕糧事見後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亥朔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
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
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
子病輦而見魯城啁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是再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
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
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益語孟所記本皆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又再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按此哀四年是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敘蔡事非是遷葉葢就葉公說見前

又陳蔡之間孔子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語絕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按史記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在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辯其非今敘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葢道途間資用之絕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之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按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地廣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與

又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於此敘沮溺丈人而楚狂事敘於楚昭王卒自楚反衛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遇楚狂

又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疑書社七百里無此理愚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於是孔子居衛

又五六年

按年譜哀十年夫人幵官氏卒肯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紋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

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
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幷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
九女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
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
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
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
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
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
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
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宜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
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
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
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
出之幷補其所未盡之說

歸魯至卒考

史記再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哀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再子曰學之於孔子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實諸百姓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康子遂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按左傳正義引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

以幣迎孔子是使三人迎孔子也今本世家蘗作華脫一公字又誤使爲逐耳柬子豈能遽逐小人哉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禮器）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按孔子世家以定十四年去魯至此十三年魯世家定十二年去魯則十五年今此言十四歲是定十三年去魯爲得其實

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衞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邶陵之歌曰登彼邶陵剞旋（音里）以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視也）巇確其高梁甫迴連（梁甫泰山下小山）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音隕）滂沲○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按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史遷之妄說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計田而增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言無歛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又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今兗州嘉祥縣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孔叢子乃作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

麟今我心憂○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王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其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而罪邱者亦以春秋仕預曰春秋絕筆於獲麟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所修之經○左傳哀十四于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又哀十年〕孔子聞衛亂太子蒯聵入劫孔悝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子路及覆醢事見醬考〕○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按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時魯厤與衛厤不同衛厤蒯聵入衛事傳依衛厤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厤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爲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邱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注〕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魚覲反且也〕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

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檀弓哀公誄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此刪改之）○（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哈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廟置翣以布衣木（翣音霎以布衣木）設披（披音陂亞行夾引棺者）周也設崇（崇牙旌旗飾）殷也綢（音紂練以練布韜也）練旌之杠（設旐旌之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人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

按此視檀弓加詳儀禮襲無冠佩而此有之士襲猶加爵弁服皮弁服子羔襲猶有冕服爵弁服皮弁服而此無之疑家語是後人追記未必盡實若葬禮用三代檀弓亦記之有疑其僭者不然當時三代兼存故士喪禮有夏祝商祝未嘗有禁令不許用前代禮也門人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夫子既有兩楹之夢當時必是殯於兩楹之間矣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哀十三年）若喪子（哀十二年伯魚卒）而無服喪子路（哀十六年）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爲哀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尊師也）

附聖表

闕里誌先聖生質異常有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

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
圩頂山臍林背翼脅注頭阜頰堤背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
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供音恭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
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
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
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按水）
經注云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北爲洙瀆南則泗水洙
泗之間夫子頜徒之所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
莊子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
歌鼓琴○又伐檀於宋削迹於衛削其轍迹以絕追者○家語
益過蒲人衛之時

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音欺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
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
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
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
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
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射義孔子射於矍音攫相之圃蓋觀者
如堵牆言其衆射至于司馬鄉飲之酒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延進也曰賁同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音預爲人後
者人有死無後者既立後此人復求爲之後貪利忘親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

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音否言有如此人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同僅有存者○〈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倨直也句曲也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谷而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盛而不求概平斛木似正綽約微達綽約柔弱也似察發源必東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同潔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見必觀焉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三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鄉黨圖考

通考諸侯相朝聘

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非正法也聘義及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聘

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者取歲歲之義也○
王制疏云知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
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
聘焉邾是小國故相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則亦
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己初卽位亦朝聘大國
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若己是
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傳云卽位而來見也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
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
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
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
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於諸侯
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
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那疏引小行人文不能
辯正集註遂承其誤

諸侯相朝考

秋官司儀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相爲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
積每積有牢禮　問問不　行道則勞勞苦之　其禮皆使卿大
積米禾芻薪　問閒則問慰

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爲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又〕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注〕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又〕致館亦如之〔注〕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又〕致飧如致積之

禮〔注〕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又〕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注〕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上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

享及有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幣卽圭璋也交擯三辭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而陳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主君在門外之東陳五擯侯伯四上擯八受命出請事傳辭子男三上擯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傳與末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凡傳辭是請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擯上擯八告君此傳辭是賓客所爲來之事　如是者三再辭是主君辭其朝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皆如此也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賓升車進就主君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既入門廻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居中兩廟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二門門旁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亦當每門每曲揖當碑揖三讓登者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賓主俱升主人莊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鄭知介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絕行莊後後亦入

廟也○〔又〕致饔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唯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重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又〕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注〕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又〕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繼主君者賓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又〕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棚待也如諸公之儀〔注〕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

有降殺

按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拒壇站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黨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

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公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引論語此文賈疏有孔子攝上擯之說似此賓爲大夫非諸侯然諸侯相朝之禮亦不可不知故考之如此君入門介拂帳拂闑詳見宮室考大夫聘禮詳後

圭考

論語執圭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

按大夫聘執琮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其意若曰臣所執之圭亦是君所有耳然疑於公桓侯信等圭矣集註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鄭氏疏亦知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然不能辯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之圭璧以亂之永樂時修大全又不知詳考亦仍其

誤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人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

春官典瑞璪音藻圭璋璧琮繅音皆二采一就以覜音跳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琮有圻鄂璪起〔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孰蒲璧之文直璪之而已子男之臣亦用璪璧琮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考工記玉人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注璪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宏六寸子男之臣宏四寸○〔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愼也九寸三公之圭也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又〕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補〕〔考〕〔工〕〔記〕〔玉〕〔人〕不能備〔儀〕〔事〕詳聖〔蹟〕

秋官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疏〕此論司儀爲擯相之法朝謂日出時爲正鄉東夕謂

日入時爲正鄉西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言此者正謂司儀隨機旋轉不常厥處者也

趨進考

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注疏見後

按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見後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貶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下文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

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傻音婁趨進曰日中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衞侯于鄟澤將歃泄他挾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

有辭無常者也卻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從出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君迎賓入門與賓厤行擯介皆隨後厤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

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注拜受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擯勞用束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又及將

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揖及廟唯君揖入三讓
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注客辟逡巡不答拜
也唯君揖入客臣也揖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
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者亦謂於主
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者前郊勞三辭
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按三辭若
而客對主人辭聘而客再對主人請事
對然後許也疏說非是說見後執圭行聘考又三辭訖主君遣
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奉君命屈辱
來見已客辟不受拜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
拜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按三揖疑是每門每
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又及禮私面私

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注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
有私獻者疏聘禮於君謂之覿於卿謂之面以彼文兩見則私
覿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覿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
面爲私覿也○又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
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注中門
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
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
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
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疏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
擯往來傳君命南面云問君曰已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
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又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食還

圭如將幣之儀注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又〕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注〕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又〕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注〕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又〕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聘禮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注〕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疏此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不享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面不升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對大聘時升堂受

按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而有享當時以玉帛

爲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

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又〕大夫來使無罪釁之過則餼之〔注〕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按三讓而后傳命卽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謂主人辭不敢當其聘而賓對如此者三然後傳命納賓疏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

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恐不然辯見後疏

又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

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

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此又不然據聘禮及廟門公揖

入無三讓之事惟賓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魯於秦術

來聘辭玉者三則此三讓而后入廟門謂辭玉耳非謂

賓不敢當廟受也

又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

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

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

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

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

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

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

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五牢之具陳於內廷一牢在西階前腥

二牢在阼階前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牛羊豕三牲備爲一牢又

堂上與西夾東夾皆有豆簋鉶簠壺庭中有醯醢米此略之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并刈者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

乘行羣四之禽鴈鶩之屬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

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

之而諸侯務焉爾○又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聘禮執圭以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皆迾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辭以不敏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謀聘故聘者爲久無事則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儀禮內不見

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燕朝射朝同位

按後記云使者既受行出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則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

又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眾介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眾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注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使者眾介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賈音價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又厥明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授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於郊敞旜注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

以表識其事也孤卿建旜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少儀贊幣自左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竝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璧圓琮方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遂行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此爲繅也下記云繒組尺及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

亦謂之繅若韋版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著繒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又未入竟壹肆爲壇壇蓋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注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壇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不立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公事致命者也○又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張旜明事在此國也謁告也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

男之使者三介請事問所爲來之事也遂以入因道之○〔又〕入竟斂擯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注〕復校錄幣重其事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郊遠郊也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又〕賓至于近郊張擅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賓曰俟間〔注〕賓至門外下大夫入告卒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

擯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脅而廟親待賓客者尚尊者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間未敢聞命〔疏〕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于太祖廟故此名太祖廟爲祧也拚者掃除之名○〔又〕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

執圭行聘考

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亦皮弁服

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侯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闉西北面上擯在闉東闉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

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徹廣八尺三尺一步一疏）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從門向南陳爲繼而出也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亥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闉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面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有繪）

圖作邪列者非是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

按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鄉黨說揖所與立左右子唯交擯傳辭承擯在中間乃有揖右人揖右人之事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爲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司儀云及將幣旅擯三辭者止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訖乃許而納賓儀禮之內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終辭者終不受命也此實固辭併初請事其得三辭所謂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既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畧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蹙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若鄉黨揖所與立左右手則爲交擯三辭耶疏云列擯介既竟主君就擯介求辭即請事求辭之法

主人先傳末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傳而下至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從進迎賓至門按傳辭既竟主人仍辭而賓對主人又固辭而賓又對然後主人有許辭其辭取諸士相見與燕禮及投壺當云寡君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然後納賓通前後傳辭主人有四賓有三鄉疏不言三辭非也

又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褰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非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褰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據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接孔子爲擯大門外傳辭之時仍是以大夫爲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又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公南面拜迎客辟位逡遁音巡不敢當其禮○又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每門轅揖入者以相人偶爲敬也每門每曲詳見四卷儀禮釋宮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竝而鴈行既入則或左

或右相去如初按此可知入門
時不得有趨　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
帳與閾之間士介拂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
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厥行皋不
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公揖先入省內事也
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
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此謂卿大夫士之不
爲擯者　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此謂廟門外之塾　立近塾者已與主
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
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疏下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
可知也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又几筵既設擯者出
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

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有几筵者以其廟
受宁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
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
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褶襲者賤
不褶也繅有組繫也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其
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褶
無藉者則襲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敝敬也玉藻曰服之
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
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玉藻
君荏則褶盡飾也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褶以盡飾
今旣執圭以瑞爲敬君又盡飾而褶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褶

也知擯是上擯者接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案文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三辭此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又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入門左公事自閫西介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三讓讓升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與主君相鄉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

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拜既也既惠賜也楣謂之梁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主將進授之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拈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疏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將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當相近而揖也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中庭者東

西之中若南北則三分庭一在南也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迴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進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翼如時也賓致命趨經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公將左還時卽當疑足疾命之辱是也按賓三退賈序亦是三辟之意與司儀云客三辟同疏謂彼諸公之臣與侯伯之卿禮少異非也兩楹之間爲賓主中處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又賓降介逆出語晏子辭今齊語無此文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介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裼者兔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

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如愼重之也曲禮曰凡執圭器執輕如不克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循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授如爭承重失隊也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舉達反豚大本反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圭君之時曲禮執國君之

器平衡接讓謂舉手稍上所謂上如揖者也將授志趨謂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柱庭時執玉徐趨即豚行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實之敬如君送然君迴還實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也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觀威儀省禍福覩貌可以知心故也○又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注記異說也疏如恐失之即執輕如不克也○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復記執玉異說○又曰子以君命社寧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注此聘君拜聘享辭也社存也問也此擯者趨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者也○又君以社稷故在寧小君拜注此聘存存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敵體不敢當其

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注高下之節○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注上衡謂高於心弼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疏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此為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又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行不舉足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疏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也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又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

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璧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按前言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璧注云下謂君所也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按此文當以則武者足迹相接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蹠跲也疏此幣謂皮幣及禽摯皆是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畧俱是徐趨也○玉藻圈舉遠反豚大本反行不舉足齊音咨反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言徐趨法曳轉足隨地而行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又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

享禮考兼考聘享夫人及有言

聘禮擯者出請賓禭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音折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注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許許受之皮虎豹之皮攝之皮攝之者右手幷執前足左手幷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由也從東者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

授亦自前西而出坐攝之象受于賓如入左袒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跪焉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跪容貌舒揚疏發氣盈容卽孔子有容色一也發氣卽上注舍息一也○又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隨入不竝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幷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又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注貨謂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秋官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拜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注如公立于中庭以下○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無庭實也

私覿前禮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

揆禮賓之禮設筵公迎賓入授几以醴禮之薦籩豆脯醢賓坐啐醴公用束帛有乘馬賓再拜稽首受幣執左

馬以出此存其畧

私覿考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疏享主君用束帛亦享夫人用元纁束錦是辟享幣也○又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辭辭其臣取幣出將還之也請受請以客禮受之庭實先設客禮也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不言君受略之也○又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栗階之法見九卷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君乃辭之而賓猶拜敬也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宏敬賓私覿後介皆私覿略之○聘禮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注愉愉容貌和敬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鶩也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郊特牲朝覿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

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別私覿是外交也疏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

拔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所譏者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或問引胡氏說誤且記文亦無旅百二字

賓退送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

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竝行間亦六步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勞賓勞以道路之勤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後迴謂君云賓不顧矣

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

按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疏云若賓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答拜是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辟而不答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於大夫也當時有無未有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送賓以後考

聘禮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聘禮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饔以酬幣注饔謂享大牢以飲賓也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

○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弁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注玉圭也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又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禭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今之縛音綢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賓不敢受國君見己於此館○又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拜此四事○又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賄注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贈送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乃入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公曰然而不善乎注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又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注以所陳幣賜之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三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